歷史與空間

羊字三義

■文：王兆貴

「羊」字形象直觀，上有頭角，下有尾巴，中有軀幹。傳說劉邦未發跡時，曾夢見一頭羊沒頭沒尾。解夢者對他說，羊字無頭無尾是王字，您老兄必將大富大貴。後來，劉邦果然稱王了。雖說是好事者演繹出來的拆字遊戲，卻也說明，由實物到表意，漢字具有靈活而又豐富的解析功能。

從古代的圖騰、銘文，到現代的工藝、字畫，經常會有「羊」的形象和象形，如夏代的羊首玉圭、商朝的青銅禮器「四羊方尊」等。與「羊」字相關的典故和詩文也有很多，典故如列子的「歧路亡羊」，詩文如李白的「烹羊宰牛且為樂，會須一飲三百杯」。韓美林筆下的羊，酷似象形字，或者說，象形手法大於形象表現。

「羊」之為人看重，不外乎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，歸結起來，至少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。

一是生存意義。從漁獵到馴養，牲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物質形態。人們在祈求風調雨順、禾黍豐穰的同時，希望擁有更多的肉食和皮毛，以便充飢和禦寒。羊乃三牲六畜之一，易於馴養、繁殖，自然成為人類膳食和皮革的重要來源。羊在六畜中主給膳，美與善同意。因此，「羊」以及與「羊」組合的字詞，多半與吃穿有關。「羊大為美」、「魚羊為鮮」、「羊食為養」、「羔美為羹」、「丑羊為羞」等拆解，說的都是造字的本義。「丑羊為羞」的「羞」，亦作「饈」，原指美味佳餚。「羞」字下邊的「丑」是「扭」的本字，像手之形，屬於手族字符，表意為用手指抓持。就是說，「丑」的本義與醜惡無關，醜惡另有「醜」字表示（喝醉了酒的鬼樣）。「羊」與「丑」合起來會意，即抓羊供膳。另有解釋把丑同牛聯繫起來，說的也是牛羊可供饈饌。

二是祭祀意義。人類的祭祀活動，早在文字記載之前就有了。早期的祭祀，簡單而又野蠻，甚至以人為祭。即便三牲之祭，亦須現場宰殺野生動物，史稱血祭。這種儀式，直到佛教東漸之後，才逐步減少，好生之德始興。三牲之說，遠古並不確定，以馬、牛、羊為祭品，大約自東周始。到了清代，豕（豬）替代了馬，於是便有了以羊、牛、豬為組合的太牢。不論哪種組合，都少不了羊。周武王出征前的禱詞云：「我將我享（饗）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之。」大意是說，我把祭品獻上，有牛又有羊，保佑我們吧，上蒼！羊、牛、豬被選為犧牲，大約是因為牠們味美且又馴順。西方把代人受過稱為「替罪羊」，溯源同樣始於宗教祭祀。據說，古猶太人在「贖罪日」這天，要舉行神聖的獻祭儀式，將一頭羊血祭上帝，另一頭羊放逐曠野，讓牠帶走猶太人的一切罪孽。我國古代大型墓葬，先是以人畜為殉，後來改為俑，孔子稱為「始作俑者」。俑的材料，陶土木石居多，也有金屬。明清時期的帝王，陵園神道兩側通常對稱安放翁仲和瑞獸，瑞獸中多半有石羊。

三是象徵意義。有個成語典故叫「肉袒牽羊」，出自《左傳》。說的是魯宣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97年），楚軍攻入鄭都，鄭襄公光着膀子、牽着羊來迎楚莊王。「肉袒」表示歸順，「牽羊」是何意呢？羊乃祥瑞之物，牽羊而來，既表示犒勞，也表示求和。在古文字中，羊通祥，吉羊即吉祥。由羊構成的漢字，或表示吃、穿、用，或表示美、善、義。如，上邊提到的「羊大為美」以及「羊言為善」、「羊我為義」等。引申開來，除象徵和美、善良、安泰、吉祥、溫順、奉獻外，羊還象徵高潔、正直的美德。詩云：「文王之政，廉直，德如羔羊。」又云：「羔羊之皮，素絲五紽。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」後來，人們就用「羔羊素絲」一語，來稱譽清正廉潔的官吏。至於「羊羔跪乳」，不過是世人為弘揚孝道所做的感恩比附。試想，母羊乳房低垂，羊羔若不跪下來，如何能吮吸到奶水？

當然，也有人不那麼看好「羊」，以為羊太老實，任人驅使，任人宰割。其實，六畜中的馬、牛、雞、犬、豬何嘗不是如此？由此牽連到「羊」屬相，有人不喜歡羊年娶妻生子。據說「都是慈禧太后惹的禍」，這就更加悖謬了。慈禧屬羊，她的命不好，能被尊為「老佛爺」嗎？屬羊的人群中，不乏高人、能人、明星、壽星，遠的如唐太宗李世民，享譽古今，近的如佛教領袖趙樸初，享年93歲，他們都屬羊，能說「羊寶寶」命不好嗎？屬相與命相原本就是無稽之談，生肖不過是個紀年符號而已，與人的命運毫無關聯。有一首《詠羊》詩云：惜生利角偏無志，徒獻皮毛紉華裝。這不過是借羊喻世，意在諷刺不爭氣的人，用魯迅的話說就是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」。世間的犧牲往往會落到老實人頭上，自然界如此，社會也不例外。所以人道主義的重要條文之一，就是保護弱者，人類的文明進步，也排斥社會達爾文主義。

說到底，羊本世間一牲靈，既非吉兆亦非凶。看成美善因利好，寫作祥字為音同。若言羊能主福禍，亡羊補牢說不通。

■羊本世間一牲靈，既非吉兆亦非凶。 新華社圖片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梵高・鉻黃・多寫症

梵高（Van Gogh）在殘酷的人世只活了三十七年，他割掉耳朵，最後自殺（有傳記作家認為他被幾名酒醉的無知少年殺害，似乎並不可信），也許由於他患有癲癇（epilepsy），同時也患有多寫症（hypergraphia），因而寫下了大量富於文學氣質的書信，有一封說：「黑夜比白晝更是鮮活，更富色彩感」，當中有故事，將女人比作蠟燭，男人比作飛蛾：「男人並非如此高貴……蠟燭是為飛蛾而燃燒的嗎？」

他不停地寫信，不停地繪畫，那不就是多寫症嗎？他寫道，如果男人認識到這一點，「那麼，雖投火而死也在所不惜。」投火而死，倒教人想起他一生創作了共十一幅《向日葵》（Sunflower），他說他愛用鮮黃的向日葵來裝飾房間。

他在信中寫道：「我想畫上半打的《向日葵》來裝飾我的畫室，讓純淨的鉻黃（chrome yellow），在各種不同的背景上，在各種程度的藍色底子上，從最淡的維羅內塞（Paolo Veronese，十六世紀威尼斯畫派畫家）的藍色到最高級的藍色，閃閃發光；我要給這些畫配上最精緻的塗成橙黃色的畫框，就像哥特式教堂的彩繪玻璃一樣。」此所以他嘗言：「沒有黃色橘色就沒有藍色。」

時間不斷流逝，《向日葵》及其他畫作的鮮明黃色逐漸褪去，那是由於他愛用鉻黃，即一種有揮發性毒鉛的色素，讓他的畫作呈現出明亮的鮮黃色，諸如《阿爾的臥室》（Vincent's Bedroom in Arles）、《烏鴉群飛的麥田》（Wheat Field with Crows）、《黃房子》（The Yellow House）等等，鮮黃色已明顯消褪，泛出暗啞的褐色。

《向日葵》共有十一幅，十幅在他死後散落於世界各地，只有一幅保存在梵高美術館。梵高在給他的弟弟提奧（Theo）的一封信中，提及向日葵的結構：十二朵向日葵代表基督十二門徒，他將南方畫室的成員定為十二人，加上他和弟弟，共有十四人——然而，修護人員卻提出有些諷刺意味的建議：讓陽光遠離梵高的向日葵，因為陽光令明麗的鮮黃逐漸褪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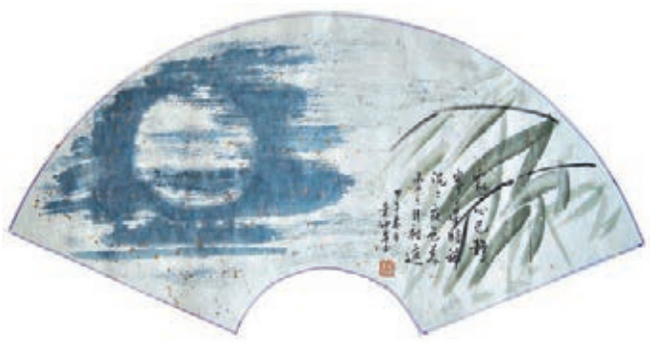
梵高酷愛陽光和色彩，腦中有旭日而心中有雷暴，他寫道：「我正帶着像唱《馬賽進行曲》吃着魚肉燉湯的熱情繪畫……不要試圖清晰渲染我眼前有什麼，我武斷地使用色彩只是為了更有力地表現我自己的情感，那就恍如彈奏《安魂曲》：在昏黃的月色中旋轉，散發着點點磷光的繁星；一束鳶尾花盛開在花園，被地中海燦爛的陽光點亮；一群烏鴉振動翅膀，在狂風暴雨的天際下，飛越一望無際的金色麥田……」

梵高也許有點執拗、抑鬱、精神衰竭，但他也並不神秘，他的藝術敏感和藝術修養來自於孜孜不倦的閱讀，他讀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、莎士比亞（Willam Shakespeare）、喬治艾略特（George Eliot）和左拉（Emile Zola），他多寫因為他多讀，腦袋就像文字及畫像的博物館，收藏着各家精品，視野特別開闊，他留下的不僅是迷人的畫作，還有大量動人的書信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（四十七）



寂寂心已靜
寥寥星暗稀
沉沉夜色美
柔柔月被遮

甲午春日
素仲並書

釋弘贊山居詩：「月被雲遮光不下。」這就如我們有時嘆惜才能沒有發揮機會的感覺。就如十五的月亮被雲遮着那樣，但不用灰心，月亮的光華始終會柔柔地發揮，正如我們擁有才華也必能發揮一樣。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星 池

終 止

車輪疾速轉動時　下車緩緩推過此
風忘形掠過四肢　傾聽舞動的樹枝
單車在飛馳　悠然在凝視
展開了雙翅　長空美如斯
揚起碎葉前塵事　白雲飄浮一絲絲
羽毛悄逝於歷史　大自然隨心放置

誰知　地面是　靜思　沒言詞
碩大兩個字　適時再一次
終止　開始

■終止 作者提供

豆棚閒話

■文：卜慶萍

年節裡吹糖人

年一笑，大地便熱鬧起來。太陽被喜盈盈的春聯紅潤了臉，大人小孩全是和樂吉祥的言語，蜜蜂也想好了春詞。

喜慶的年節裡，吹糖人的師傅照例來到村子，在孩子們扎堆的地方安頓下來。快樂的孩子們把年捧在手心裡，而被年捧着的，自然少不了這吹糖人的諧趣了。

吹糖人的師傅大都挑着擔子走村串巷，擔子的一頭是一個小櫃子，櫃面上放着一個圓木盤，上面畫着寬窄不等的由圓心向外呈輻射形的格子，格子裡面寫着「猴子」、「大公雞」、「關公」等。圓木盤中心有一個固定在線軸裡的轉桿，轉桿的頂頭垂一根小針，轉桿停止跳動時，小針指向哪個格子，就中哪個獎。當然，獎品越大，格子就越窄，命中的幾率就越低。擔子另一頭是一個小炭火爐，上面支着一口銅鍋，裡面熬着飴糖。下面有幾個抽屜，用來放原料、竹籤和木炭。

吹糖人的師傅一到，孩子們就像炸了鍋，「轟」地一聲圍攏過來，隨即又嬉笑着跑回家中。我在屋裡屋外尋尋覓覓，找一些廢棄的塑料、牙膏皮，去向師傅換糖人。母親在家裡忙年，蒸年糕或蒸餑餑，四處瀰散着濃濃的年味。吹糖人的師傅也會在大年初一或初三來到村子，母親在家裡和奶奶嘮年景，鄰家大嬸湊過去拉家常，我揣着甜蜜的心事，手裡拿着可用作換糖人的物料高高興興跑出去，當然，母親總會塞給我幾個零錢。這個時候，我感到過年真好，常常想，那吹糖人的師傅，一定是被年邀請來的。

■形態各異的糖人 網上圖片

我從人群裡擠過去，「咯咯」地笑個不停，隨即撥動一下固定在線軸裡的轉桿。說來也巧，常常會中一個「糖人猴子」。吹糖人的師傅將加熱的飴糖揪下一團，揉成圓球。再用食指沾上少量澱粉，壓一個深坑，收緊外口，快速拉出。拉到一定細度時，猛地折斷糖棒，糖棒猶如細管，師傅立即吹氣造型。師傅手法準確迅捷，眨眼間，一個手持金箍棒的「孫猴子」就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，還有「關公」、「大公雞」以及造型各異的花鳥魚蟲、人物百態等，生動鮮活，樣子可愛極了。吹糖人的師傅變戲法一般的技法，我們看得入神又好奇，接着是一片熱烈的歡笑。我和小朋友手拿形態各異的糖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在喜慶的年節裡忘情地快樂着。

這是童年的事情了。天滾着天，月滾着月，年就這樣匆匆地去，又匆匆地來。每當此時，我總會喚起一些美好的記憶和淡忘已久的歡樂和喜悅，更憶念那難以彌望的民間手藝——吹糖人。

亦有可聞

■文：卞允斗

用心學做文化人

我出生在古濟水（黃河）北岸的濟陽縣，為了實現創作夢，歷時近兩年，寫了長篇歷史小說《濟水漢子》，現已有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。當《濟水漢子》面世之後，我為不少朋友簽字贈書，初嘗到了做文化人的快樂。每當聽到朋友們稱呼我為作家的時候，特別是《濟南日報》報道我向殘障人士捐贈書時，使用了「濟南籍作家向殘障人士捐贈圖書」的題目，我默默地告誡自己：「你不是作家，只是一個初學作者。」

我祖輩沒有文化，父母渴望兒子成為「文化人」。我1974年高中畢業，不久就擔任了民辦教員，給初中一年級上語文課，高中生教初中那是「趕着鴨子上架」。我只好一邊給學生授課，一邊挑燈自學，可以說是「現剝現賣」，幸好那時不講究教學質量，勉強從事了兩年教育。任教兩年後回村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，一年後，被選拔為國家幹部。

1990年，我被選為濟陽縣委常委，任宣傳部部長，主管全縣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。上任伊始，同事一句「沒有文化也能當宣傳部長」的玩笑話刺激了我。我知道自己在高中學到的知識寥寥無幾，沒有真才實學難當重任，應當為自己的文化「充電」。從此，我立誓「學做文化人」，利用業餘時間讀書學習，還參加自考、函授，獲取了大學文憑。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，經常撰寫文章，以被媒體採用來檢驗文章的質量，無論職務怎麼變遷，都沒有間斷過。

年齡的原因，我於2010年6月離開工作崗位，為了實現自己「學做文化人」的誓言，我很快轉型，把主要精力用在寫作上。2013年是我創作巔峰之年，在完成了50多萬字小說《濟水漢子》初稿前提下，還在報刊上發表了51篇文章，其中在《香港文匯報》副刊上發表散文23篇。四年多來，在報刊上發表過百餘篇散文、時評、通訊等文章。

我從少年時就夢想寫小說，《濟水漢子》是開篇，經幾易其稿，反覆修改，終於出版發行了。小說主題立足於再現歷史，書寫了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人和事。故事發生在古濟水流域，主人公出生在濟寧，被惡霸所逼遷徙到濟南地區，他帶着家仇國恨，在抗擊日寇、打匪鋤霸鬥爭中英勇奮戰。小說圍繞着刻畫主人公，講述了濟水漢子們的英勇事跡。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，把濟水文化和齊魯文化有機結合，達到弘揚主旋律，書寫正能量的目的。

退休是人生第二春的開始，審時度勢，選擇新的愛好，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。我退休後的座右銘是「用心學做文化人」，常言道：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創作也不例外。我體會「學做文化人」並不難，難就難在「用心」二字上。短暫的四年創作過程，用我多年的積累，心無旁騖的從事文學創作，為和諧社會鼓與呼，不能不算是一種明智的抉擇吧。

漫漫文學創作之路，我將不斷地創新思維，多寫反映時代主旋律的作品，助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昇華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當有一定成就時，方才說「我也是文化人」。

試筆

■文：梁紅珊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暴風雨後

「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」、「嗚嗚、嗚嗚、嗚嗚」、「沙沙沙、沙沙沙」……陣陣的強風暴雨不停地敲擊着脆弱的玻璃窗子，彷彿要把它撕成碎片才甘心。窗外的雨水傾盆而下，豆大的水珠串連成一支支的箭，直直地從天空射向地面。狂風的呼嘯就像一陣陣陰冷的笑聲，令人感到無比戰慄。偶爾一道亮得耀眼的閃電劃破長空，預告着雷神先生馬上會有衝口而出的咆哮大叫。天空是黑沉沉的，窗外的景物混雜着雨水，叫人難以看清，只能夠依稀地看到一盞橙黃色的街燈，燈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地閃爍着。

站在窗子前的我終於受不了那腳掌貼在地板上傳來的陣陣寒意，跳回被窩之中取暖，並順便趕在上學之前再小睡一會兒。然而聽着窗外傳來的各種聲音，卻又輾轉反側難以入眠，只好披上外衣，走到書桌前拿一本書來看，打發這段漫長的時光……

「嘩啦、嘩啦、嘩啦……」

「淅瀝、淅瀝、淅瀝……」

「滴答、滴答、滴答……」

雨，越下越小。烏雲，亦漸漸散去。天空慢慢呈現出灰藍色，一道微弱的陽光穿透厚厚的雲層，灑到街道上。空氣中仍有濃濃的水氣尚未散去，令到四周的景物看上去有如籠罩在一陣煙霧之中。推開窗戶，一陣混雜着青草、泥土的濕氣撲面而來，淡淡的陽光似乎驅散了冷雨帶來的沉重氣氛，重新為這個城市注入新的活力。

我背起書包，踏上前往學校的路途。一路上，看見了不少的樹木在經過風雨的摧殘後，抖落了一地的樹葉、枝條，更甚者被吹得東歪西倒，根部也露出了泥土。花槽中的泥土還是濕濕的，不時更看到一隻又一隻的大蝸牛和蛞蝓的蹤跡隱藏在其中。

天空經過雨水的沖刷更顯明淨，透出淡藍色的光彩。陽光照在滿佈水珠的植物上，折射出閃閃的光芒。路面上一個個的小水窪更倒映出一小片藍天白雲之景，為這暴風雨後的街景添上了小小的趣味。

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，車輛駛過時亦濺起了不少的水花。路人的臉上都看起來稍有倦容，一味低頭地趕往自己的目的地……

也許這一份暴風雨後的寧靜，就只有我這種尚未踏入社會的學生才能感受得到吧！我深深吸一口經過洗滌格外清新的空氣，繼續踏着輕快的步伐上學去……